

豫

章

禁

書

第十六册

雙

龍

圖

龍

雙龍圖

雙龍圖

周官集傳卷十一

元 毛應龍 撰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誥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歐陽氏曰布憲憲刑禁以達四海與職方之同貫利達九州同意誥有詳盡威制之意邦國亦有都鄙左氏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孟子曰王之爲都臣知五人焉及邦國之都鄙示之詳矣毛應龍曰布宣布之也憲表懸之也布憲爲司

寇屬官周官之治布於正月而憲於正歲自大宰而下皆然矣而獨於司寇之屬專設布憲一官者蓋於刑禁尤重耳而此官獨言憲邦之刑禁則此官以詰刑爲主正歲表憲之後以縣書之刑禁而詰治之詰治也不曰治而曰詰蓋治刑者必窮其情而後可治呂刑言度作刑以詰四方是時呂侯命爲司寇作刑必以詰言今觀篇中推作刑本意以訓群后凡丁寧反覆之辭無非所以致其窮詰獄情之意若所謂四方司政典獄與有邦有土視此經所言邦國都鄙四海辭異而旨同大抵聖人

仁民之心欲使之不犯于憲綱近者知之又欲使
遠者知之大司寇布之舉其綱也小司寇宣之行
於朝也四方萬里或未之知布憲執旌節適四方
而宣布之又表懸之而後詰之茲所以家至戶曉
雖萬里之外無有不明刑禁之爲不可犯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
獄者過訟者以告而誅之

鄭鍔曰司伺候之謂也司其私相斬殺戮者爲天
吏則可以殺人非天子之有司胡敢殺戮也是則
止暴亂以安善良乃先王愛人之心也特以禁殺

戮名官四者以之罪莫大於擅殺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橋誣犯禁者作言
語口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
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
者

鄭鏐曰事有不可正者加之以力人力所不敵不
得已而聽服焉是之謂力正 歐陽氏曰亂暴力
正若今有事不言於官恃其狠暴強力而報之也
橋若橋詔之類誣若誣告之類事干於法禁者也
作言不信者是誕謾訛言惑衆者爾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
宿息并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橐之有相
翔者誅之

鄭鍔曰徜徉觀望伺候爲盜之人必誅之如是則
安有凡伯見伐之禍

凡道路之舟車輦互者叙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
者至則爲之辟

鄭鍔曰輦相值而礙也互交互而不行也推車於
陸行舟於水阻隘之地偶值輦互之阻人有爭先
之心必無相遜之理故因其至之先後以次而行

周官甸人傳卷十一
三
之不惟無爭鬪之端又起禮遜之俗矣又曰有節者奉王命之任也有節者王朝之臣之來辟止又以見貴貴之理矣

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歐陽氏曰野廬氏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亦必郊野之道路事之所經由者因事修除致其誠也蜡氏掌除軼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若有

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榻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醜禁

詩云行有死人尙或殮之此周官所以有蜡氏之職王昭禹曰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也精神離形各歸其根則骨骸在所掩藏亦歸於地而已蜡氏除骹骨爲是故也非特如此形合於神則爲神奇而人之所親神離于形則爲腐臭而人之所惡除骹亦以人之所惡在是也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于國稼者春令爲阱獲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獲禁山之爲苑澤之

沈者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鄭鍔曰先王以爲水者旣以灌漑而人溺於水者必死酒者所以爲禮而人溺於酒者生禍幾則苛而察之謹則戒而約之商之末世凡小大邦用喪罔非酒惟辜民大亂喪德罔非酒惟行周家懲之故設官以幾某不當用又謹其用之無節者凡以止酒禍也大川之逝雖烏獲之力有所不能止又可游乎馮河而死聖人不與則川游之禁宜哉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

禁宵行者夜遊者

徐氏音辨曰察昏星夜半所建則夜之早晚可知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鑿取明水于月以
共祭祀之明盞明燭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
燎

王昭禹曰陽遂方諸考工記所謂金錫半謂之鑿
遂之齊是也 鄭鍔曰其實皆鑿也金錫半者陰
陽之類用諸晝則陽氣應之而爲火用諸夜則陰
氣應之而爲水也用是水以滌粢盛則曰明盞用
是火以照則曰明燭五齊三酒所取者明水取于

月以共之記曰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謂此爾

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軍旅修火禁邦若屋誅則爲明竈焉

鄭鏐曰警以木鐸使無不聞軍旅修火禁則不待中春也衆之所聚器用資糧勝負所繫則火禁不可不謹也 歐陽氏曰竈設燭以穿墻也亦與刑于隱之義同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轅誓大夫曰敢不關鞭

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鄭鍔曰僕所以侍乎王戎僕齊僕之類是也車右

所以用兵以禦敵戎右車右之類是也馭則群僕

之長大馭之類是也而其任有輕重僕則掌侍御

之事苟有不職罪皆可殺也然所由以進退則視

乎馭者而已馭非其馬之正則或時以其主與敵

矣其罪尤重故示以車裂之罪 徐氏音辨曰此

言爲大夫誓其屬耳誓大夫曰鞭五百刑不上大

夫豈宜以誓之哉 鄭鍔曰大史抱天時相天地

觀吉凶推察驗所係不小故誓以殺小史爲大史

周官集傳卷十一
之佐而已故但誓以墨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櫟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惟執節者不幾

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擣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鄭鍔曰張謂覆車之網以待其來則自覆以取之也猛獸非弧張所能取故爲阱擣以攻之言攻則知其用力之難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禴之嘉草攻之凡毆蠱則令

之比之

宓氏掌攻螫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珍異熊蹯之等以供膳羞皮革熊羆之屬以供器
物之用皆須以時獻之

翬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擒之以時獻其羽
翮

鄭鏐曰俟其來下則擒其脚然後取之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
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
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夔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夷之秋繩而芟
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
殺草之政令

政令卽所謂萌夷芟耜變化之事也

蒼族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
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
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禳攻之以莽草薰之凡庶蠹之
事

赤友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

除其穢蠱

蝮氏掌去鼃鼃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歐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樺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

鄭鏐曰物有相制相治者不可以理詰也古之聖人達萬物之變得其妙用以爲除害之術除蠱物則用炭灰除鼃鼃則用牡鞠除水蟲則用牡樺天地間物皆爲天地間用然非明哲有所不知周公

以上聖洞見其理隨取而至于能殺其神而化淵
以爲陵此豈可以常理論哉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
弓與救月之矢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而與枉
矢射之

鄭錡曰不見其形不知其天鳥乎天獸乎救日之
弓救月之矢奇異所憑豈不足以威不正之天物
歟 橫渠張氏曰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豈不知無
益于救但不可坐視其薄蝕而不救意不安也救
之不過失數矢而已

銜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枚禁跽呼嘆鳴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齒杖

國老年齒已高在禮宜杖是之謂齒杖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鄭鍔曰朝覲宗遇蓋同四時之朝分爲四等之名

周官集傳卷十一
九
因時以明義而已又曰自千里國畿之外爲侯服
爲畿服爲男服采衛之服使之貢祀物者貢器物
服物材物貨物者是謂天下之政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頌以除邦國之慝問問以諭
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
致禴以補諸侯之裁

歐陽謙之曰時有聘問恩好所以密也王國之使
徧至諸侯之國姦慝所以不敢作也姦慝之作大
率起於人之所不覩不聞之地肆焉而爲之王使
之殷頌豈曰傳王命講禮儀而已哉其所以抑姦

萌弭陰慝爲慮遠矣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歐陽謙之曰諸侯之命諸臣之爵不同則其禮亦不同是不可不辨而等之也旣辨而等之則命同爵同者可以同其待之之禮矣是所以同邦國之禮也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

禮再祿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
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
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
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
禮壹祿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
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諸子執穀璧五寸纁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
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
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祿
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

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
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
皆眡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
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王氏曰公侯伯子男位有遠近立有前後擯有多
寡則尊者舒而縵卑者蹙而略故也 鄭鏗曰旣
擯而入朝王受其享必用幣帛所以將其厚意也
而况諸侯之于王可無以見其役志于享乎故享
必將幣公再拜而送之以明其臣職之恭其獻必

至于三者侍君燕不過三爵三日而月成魄故古
之冠者必三揖讓者必三揖三讓則禮成于三可
知臣之享君止于成禮而已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
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
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
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
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
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鄭鍔曰九貢所致有幣貢有旂貢有物貢不見於此蓋王責於諸侯者唯服食器用之物而已若夫燕遊之所須雜物之無名幣帛之將意皆不可立爲定名以責之也諸侯有享上之誠或以幣而享王或以玩好共燕遊之樂或以錯雜之可食者然其自致於王卽可也大宰言致亦使之自致爾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澶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鄭鍔曰問不若視之爲厚視不若察之爲詳愈久則愈致其勤也象胥傳言之官也五方之人聲音不通言語不同論之以言語則曉之使知也爲國之制必出辭命或以告國人或以交隣國討論之修飾之潤色之然後可以協而合之瞽諸侯掌樂之官吏諸侯主書之官欲其同名所以正名者一字之差而義理乃爽樂本於律呂所以感召和氣節奏或差而戾診遂生會於王朝則使瞽史諭之聽之也患其法度之或廢壞而變革也則遣行人達其所執之瑞所用之節同其度之長短量之小

大成其牢禮之或九或七或五其所得用者同其器如禮制之所寓名分之所等者八法八則王朝施於都鄙官府而行人之達者恐其久而或廢故修治之也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

劉氏辛辨曰賓應言擯與小行人職同 鄭鏐曰諸侯來告急用幣以將其意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鄭鏐曰問以言爲禮聘以財爲禮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及郊勞胝館將幣爲承而擯鄭鏐曰親受其貢獻則恩意浹洽乎人心而諸侯事上之誠無時而敢替矣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待諸侯者欲不失其舊也又曰逆勞于畿入境之勞也歐陽地山曰郊勞也胝館也將幣也將幣也三事皆非小行人之職也小行人皆爲之承而擯相之也或問小行人云諸侯春入貢王氏說謂春入貢則

朝正之時集傳其說何耶曰周以建子爲正凡大朝會用子月則朝正之時乃冬十一月故不可以春入貢爲朝正之期如賈氏疏謂貢物經冬至而後春可入此說善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類省聘問臣之禮也

王昭禹曰協九儀賓客之禮因使行告語中國使諸侯不忘之意也告之以諸侯事王王撫諸侯交相親愛之意使不暫忘於心也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
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
節皆以竹爲之

徐氏音辨曰三節皆竹也加以旌爲旌節副以符
爲符節無旌也無符也管而已所謂管節也守都
鄙者受用節于邦所謂邦節都鄙所以使人則持
管節所謂天下之節 鄭鍔曰掌節無都鄙用管
節此則有之言貨賄用璽節此則不載何也以意
推之行人掌達于天下而都鄙在王畿之內欲以
節達于畿內爾故特言焉貨賄之璽節則通門關

之商賈爾行人掌奉使之事何與於通貨賄也

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
用穀璧男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
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鄭鍔曰王與五等之君所執之圭璧合符之瑞也
上所以驗乎下下所以合乎上故以瑞名之小行
人掌成于丙外均用以爲驗彼此守之無或虧壞
是之謂成成如牢禮之成大宗伯典瑞皆言執執
之以爲禮也此言用與執異使之以爲合符之
瑞也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禴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歐陽謙之曰物猶事也此之五物若北喪凶荒之類是也有此事故則必有以治之所謂治者卽賻補賙委之類是也下五物其訓爲事亦同 鄭鏐曰賻補以財賙委以粟槁禴以燕勞之禮慶賀以贊美之言哀弔以憫恤之情皆用物焉凡以治其事故而已治也者言致力以助之之義也

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

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
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
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
故

鄭鍔曰慝惡也猶圖也 鄭鍔曰四方之遠萬民
之衆利或未興害或未除人君不及知也必合載
之以言其利害所在不可以無書也禮俗也政事
也教治也刑禁也諸侯之所在者或有逆順謂於
王國之法或有從違也不爲一書無以知其叛服
之事悖逆也暴亂也作慝尤犯令也過惡之已著

周官集傳卷十一
也不爲一書無以知罪惡之輕重也札喪也凶荒也厄貧也諸侯所遭之故也不爲一書無以知遠方之憂康樂謂民之樂生和親謂鄰國之交權安平謂其國之寧靜也不爲一書無以知侯國之治千里有不同之風百里有不同之俗而況國有封疆之界其事各不同則其書不可混而爲一此所以每國辨而異之以反命于王則王所以總攬者得其要不出戶而可知天下矣

周官集傳卷十一終

周官集傳卷十二

元 毛應龍撰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

鄭鏐曰擯在門外主接賓也相在廟中轉行禮也人道之交貴乎有禮行禮之際貴乎有儀儀者俯仰揖遜周旋進退之容也保氏教國子以六儀二曰賓客之儀正謂是爾行禮之際司儀掌擯相之禮以詔王之容儀辭令揖遜之節使有可畏之威可象之儀動容中禮使人知其盛德之至儀容以

形貌言之辭令以出語言之揖遜以交接言之皆欲其中節無失之俯而卑無失之仰而傲焉

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

鄭鏐曰時見之會殷見之同皆爲壇方門外以命事故謂之壇與四時之常朝異又曰每旁各一門王之所處則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而入亦闢四門之意也

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歐陽謙之曰拱揖之禮以舉手高爲重天揖舉手爲高尊之也時揖舉手爲平次之也土揖舉手近

下卑之也或者謂天揖爲自尊倨土揖爲自卑下厚於庶姓而薄于同姓失先王之意矣王昭禹曰異姓親於庶姓同姓親於異姓故其揖之儀有隆殺如此

及其擯之名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

鄭鏐曰旣奠則拜而獻其國之所有以爲幣其獻也亦各于其等故曰亦如之已將幣則王裸以鬱鬯其裸而禮之亦于其等故曰亦如之又曰行人言饗禮而不及燕此特言燕禮者蓋國之正禮有

饗有食則有燕可知此則會于國外之壇嫌于拒
而外之故特言燕以見會而命事于外必入燕于
國中之寢以示恩也

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
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

鄭鍔曰勞以勞其行一勞在境二勞在遠或使卿
或使大夫皆三辭者辭其勞已于遠而不敢當也
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
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殯如致積之禮

鄭鍔曰賓至近郊則主君親出郊而勞之於是

交擯之禮賓陳九介主君于門外陳五擯上擯傳
辭與承擯承擯傳辭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
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賓又傳與
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末
擯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謂之
交擯擯已傳辭乃三辭其君之勞而不受辭不獲
已乃出車以迎主君之辱而臨已又三揖三辭然
後拜而受勞受勞訖方出車以送主君三還三辭
之乃再拜而別聘禮云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
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

也又云君使士迎于境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外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讓也敬讓也者君子所以相接也

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受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饗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

鄭鍔曰三揖三讓而入廟門諸侯五廟始祖之廟在中兩廂各兩廟則有二門每止一門則止一相

止謂絕行在後至祖廟則唯上相入以其詔相禮
事不可止也歐陽氏曰致積致殮致館郊勞其投
受之前皆有三辭之禮獨將幣之時既登階之後
直授幣而已更無辭遜之禮何也嘗考每事如初
賓亦如之亦如上再拜受幣賓拜送幣主人以爵
禮賓客必再拜而受爵主人亦再拜而送爵

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
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
如諸公之僕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
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

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

鄭鍔曰此記諸侯之國諸臣之儀也公國之臣來聘公國相與爲客又曰登受受其郊勞之幣也聽命受幣皆登堂尊主君之命而致敬也使者退而去則客拜而送之也客至則遣使致以所舍之館其儀亦如郊勞之初言如初則如其始時之禮而已不擯使者也

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

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饗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

鄭鍔曰如初謂與將幣之禮同也私獻私有所獻非其國君所遺之禮也

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僕亦如之

鄭鍔曰君就館省視之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

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

鄭鍔曰凡賓客送逆不以其去來而爲之勤惰故自逆至送其禮如一也應龍曰上經指言諸公相爲賓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諸公之臣相爲國客侯伯子男之臣相爲客而相禮此經四方之賓客則五等諸侯之君五等諸侯之臣互相爲賓客互相爲朝聘之禮或假道過往之類諸國所以待之之禮者也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歐陽謙之曰行人之儀言於司儀何也司儀正行之屬序官可見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燮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焉當如字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橐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

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

鄭鍔曰傳其辭言使達中國之語於朝王時言語
可以相通也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其于揖
遜辭受則擯之相之詔侑以禮儀也 言義曰凡
字疑當作掌字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
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

應龍曰愚按象胥本爲夷狄而設鄭氏註二經皆
指諸侯爲言今不取

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

下事庶子

鄭鍔曰作事謂王國將有事於四夷非中國之事
大事使諸侯主之其次使卿其次使大夫又其次
使庶子主之事有小大爵有尊卑權有輕重用人
各得其稱固理之宜也必于象胥言者蓋馭夷狄
之道尤不可不謹也事之大者而俾卑者處之則
夷狄無所畏憚事之小者而俾尊者主之則輕其
國體而取笑四夷矣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
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

侯長十有再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姓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

鄭鍔曰王巡守于一方及因巡守而合諸侯于一處主君必用犢以充天子之膳諸侯事天子猶天子之事天用犢貴誠以爲物不足以稱其德故以爲貴也諸侯之于天子亦唯誠之貴故其殷膳以牲犢也 歐陽氏曰百姓皆具者百官既衆必具百姓以待之也百姓以數目之多寡言之非以名

物之差殊言也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殮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殮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俎四十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餼饗九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簋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秬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般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

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
侯伯四積皆眡殮牽再問皆修殮四牢食三十有二
簠八豆三十有二劔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
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饗餼七牢其死牢如殮之陳
牽三牢米百筥醢醢百饗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
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般膳大牢三饗再食
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禮
惟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
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殮牽壹
問以脩殮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劔十

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饗餼
五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管醢醢八十
饗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曰
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
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
豆六籩膳眠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

鄭氏曰牽者各視其數而已問皆以脩于其始至
以問問濶則有脩焉脩脯也 鄭鍔曰皆用脯脩
以將之自殮五牢以至牲三十有六皆陳者此致
殮之禮也夕食曰殮謂之薄也食以爲列凡四列

也黍稷者食之常而稻粱特以爲禮爾 朱氏鹿

鳴詩傳曰筐所以盛幣帛飲則以酌賓送酒食則
侑賓勸飽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鄭鍔曰不以其君來而加厚不以其臣來而寢薄
所以示其至誠之心如一而已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
在野在外殺禮

鄭鍔曰行禮必假于物物不備之時勉強以如禮
非所以爲禮也故當國故而物不備之時遂有減

殺之法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鄭鍔曰賓客死于主國致之以禮皆以遭喪之具所以使其喪有所給若賓客在主國自聞其親喪凡主國饗之之禮皆不敢受若夫芻稍以人馬日用不可以一已之喪而不受故受芻稍 歐陽謙之曰不受饗食者蓋主人有喪不宜速賓雖主人備禮且不當受當辭之受牲禮若殮饗餼牽牲而致之者則可受也主國自有牲牢待賓之禮不必

改爲腥字也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
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及宿則令
聚橐及委則致積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
于客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
之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
歸送亦如之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
有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
掌其治令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

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和
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

鄭鐸曰執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民所聚之
處而告之以王者德意志慮德則王脩諸身而充
實輝光者意則王之所蘊蓄在心而未爲者志則
王之所趨嚮而見于施爲者慮則王之所遠圖而
預防者九重之上人不可得而知掌交所至則道
而達之諸侯萬民斯曉然知上心之所在矣故知
王之所好惡則從而辟之從其所好而辟其所惡
則情不相違而心如一矣

周官集傳卷十二
十一
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鄭鍔曰邦國有朝覲聘問相通之事事之常也然或恐有時而不通又從而爲之結其交好使其相與之情固結而不可解也當其往而通之則諭以九稅之利使用九職任萬民而取其財也利國之法莫利於此故言利諭以九禮之親使遵九儀之禮以相聘問而致其親也隣國相親莫親于此故言親諭以九牧之維使知九州之牧以相親比而爲國之維也爲國之維莫如方伯連帥故言維諭

以九禁之難使知司馬九法之法以禁邦國者不可犯誠可畏難也諭以九戎之畏使知司馬九伐之法以威邦國者誠爲威嚴也

掌察

關

掌貨賄

關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
長

鄭鍔曰都家之事君長得以自治然有掌治于王國者朝大夫爲之治于王朝 歐陽謙之曰國爲王國也國之事故不必施於都家者凡國有事故

都家皆當知之朝大夫皆當達之所以上下之情
通若今進奏官報州縣者也

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凡都家之治于國者必因
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
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鄭鍔曰國若有政令將達之于都家則令其朝大
夫以傳達之都家之治有當治于王國者必因朝
大夫而上達若夫國之大事則不可因朝大夫以
達也其君當自至而稟王命可也

都則闕

都士
闕

家士
闕

周官集傳卷十二終

周官集傳卷十三

元 毛應龍 撰

冬官考工記第六

周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孔氏曰主國空土以居民

故曰司空應龍曰考工記固知非冬官舊文然其書稱

人稱氏至于闕官之類甚似周禮舊文蓋自周之衰諸侯踰法度惡其害已滅去其籍孔子時禮樂之書已多不具是以問禮于老聃自衛反魯傷其雜亂復重而正之當是時周公制作其不存者固有之矣近代儒者謂冬官元不亡各散在五官中

愚于或問已詳其不然要知司空掌治百工考工
記之作以備其事之大數鄭氏謂前世識其事者
記錄之以世考之其書嘗經秦火既在秦以前又
其事皆司空之事所宜有由是言之作此記者安
知非爲當時亡失冬官遂遵舊典以成之愚故曰
謂冬官之屬猶有出于考工記之外則可謂五官
中所有之屬職強取以補冬官之遺則不可東萊
呂氏曰考工記其文闕偉鉅麗亦先秦古書也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

鄭鍔曰夫百工雖曰賤藝然備物致用立成器以

爲天下利其法本出于聖人爲工者因聖之法而
制作焉苟無以考其良窳則器不足用而良法遂
廢矣此所以命司空執成法以考之周亡至今數
千年如鍾鼎尊爵後世之工號爲至精者有不能
及非考之有法曷至是哉 應龍曰王公士大夫
固可謂國之職工商農婦之屬貴賤殊等亦得以
並列而爲六蓋國之所需百工之事爲甚重不可
以賤藝之事而忽之也

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
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

或治絲麻以成之

顏氏曰坐而論道無爲者也作而行之有爲者也

鄭鏐曰具其器用使之無或不足也所謂珍異者可以爲服食之資可以爲器用之飾苟無人以通之有餘于此者或不足于彼而物之至美或滯于一方必有人貿遷其有無使之相濟以爲用相資以爲助所以使貨財流羨而民足于衣食也出于地而利于人者地財也然地雖有財必待人有事于地而財始長人能勉致其力春耕夏耘不憚勤苦則地無遺利矣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
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
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
成之謂之婦功

顏氏曰公亦人臣而與王同坐而論道者也鄭

錡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
通謂一職爾不可分二也何以言之道者亘萬世
而無弊何論之有若夫時有污隆道有升降當其
時所宜行者則不可不論也爲王公者坐乎廟堂
所論若此爲士大夫者奔走乎下聽其所論從而

行之王公既相與講明以發斯道之隱此則行乎
王公之所論豈非通爲一職哉 陳用之曰飭力
以長地財非特受田之夫而已山澤之農皆與焉
蓋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虞衡作山澤之財皆
所謂長地財也 鄭鍔日記考工者欲重此百工
何也今方以農商嬪婦並列而爲職豈亦將以考
之歟意以謂長地財不可以無農通貨賄不可以
無商化絲枲不可以無嬪婦而備器用安可以無
百工哉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
後用之則非人人之所能爲由是論之國不可無

百工猶耕之不可無農貨不可無商而絲枲不可無婦功百工之資于民用如此其急惡可以無考之之法乎此司空之篇所以有考工之記歟

粵無罇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

顏氏曰以薄地除草故謂之罇 鄭鍔曰燕幽燕

應龍曰按韻函通作函甲介鎧也

粵之無罇也非無罇也夫人而能爲罇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

鄭鏐曰古之治天下也必立國工使爲民所不能
爲之器以資民用若舉國皆能爲之則不待立是
工粵乃揚州之域厥土塗泥人人治田故能爲罇
秦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栢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故
其民長於攻木爲戈秘匈奴唐虞三代所謂山戎
獯狁獯鬻是也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
人之作也

創如創業垂統之創謂闔端于始也述如繼志述
事之述謂述而行之也守之世謂之工謂父子傳

而不失也。鄭鏐曰：天地所生未有一物不可用也。于萬物能灼見可用之理，闡端造始，發而制之。于衆人未爲之先，故曰知者創物，有以開其端，則有以述其事者。而巧在所用焉。故曰巧者述之述如繼志，述事之述謂述而行之也。知者肇造于其始矣。規矩誠陳，準繩誠設，唯有至精之巧者善于其事，乃能因其制作循而述于其後。故曰巧者述之巧者，能述之矣。苟不傳其業，使世守之，則古人之創制或幾乎熄。又曰：百工雖能運巧思以成其事，而其成則在于規矩既立之後，自非聖人之知。

足以闢而創其始則百工之巧無所用于天下矣
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

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
此皆聖人之所作也

陸氏釋文曰爍當作鑠說文銷鑠之也 鄭鏗曰

夫金者物之至堅者也非聖人知以火而銷鑠之
則至堅者不可鎔以爲刃土者物之至緩者也非
聖人知以水而堅凝之則至緩者不可範以爲器
陸之遠者足有所不能窮非聖人作車以通之則
行乎遠者勞矣水之運者徒有所不能涉非聖人

作舟以濟之則涉乎險者殆矣金可以爲劍戟之
用土可以爲陶旂之用舟車可以爲水陸之用聖
人未作則天下同于無知聖人已作則萬物獲其
利用彼百工者雖曰巧不過述之于既成之後故
曰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
行水此皆聖人所作也 陳祥道曰前言皆聖人
之作也以謂百工之事自聖人而興後言此皆聖
人之所作也以明百工之事非聖人不能創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
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顏氏曰天時有因而違其時地氣不辨而遷其地則以燕荆之角幹胡吳粵之笱金而加之般輪之巧亦不足爲良矣 鄭鏐曰觀夫至美之材其質旣良加之以良工之巧其藝且精不患乎器之不良也然而材則有至良之質工則有過人之巧而器之成卒不甚善者此何理哉蓋上不得天時下不得地利而已是故斬木者必順其陰陽陽木必斬於仲冬陰木必斬於仲夏爲弓者必順乎春夏筋必治于夏角必液于春他非無時也以爲非此時則不順乎天而不足以爲良也爲刃必於鄭

爲斤必于宋爲削必于魯爲劍必于吳粵他非無地也以爲非此地則不得其氣而不足以爲良也如使其不順天時不得地氣雖材美工巧而欲爲良豈可得哉故曰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橘榆淮而北爲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

枳卽藥家枳殼之枳晏子曰江南爲橘江北爲枳歐陽氏曰橘皮薄枳皮厚南方地薄北方地厚

故橋移於淮北則變而爲枳地氣使之然也邵康
節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
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
客曰何也康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
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
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鸛鶴來巢氣使
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于北方南方疾病瘴
癘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 陸
氏釋文曰濟四瀆水也濟水屬齊王莽時其流絕
貉獸名詩七月一之日於貉朱氏曰貉狐狸也鄭

鐔曰萬物賦形于天地抱氣於陰陽宜其無所往而不能遂其生育之理然植者非其地則變其本質故橘踰淮而北遂化爲枳飛者非其地則有所不居故鸚鵡處濟之西不肯踰之而東走者非其地則不得以自生故貉踰汶水則必死彼其生植飛走之類疑若無知不必擇地而安也然而若此者蓋由地氣非所宜故爾旅獒曰犬馬非其土性正謂此也

燕之角荆之幹胡之筈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

鄭鏐曰荆楚也幹柘也可以爲弓弩之幹妣胡胡
子之國在楚旁 杜氏曰笥讀爲稟謂箭稟 又
曰孟子言充實之謂美美者材質之良充實于其
中而發見于其外者也此四材之美者蓋由土地
之所宜故特異乎他邦之所產也故曰燕之角荆
之幹妣胡之笥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
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
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鄭鏐曰天之運也一爲春夏而萬物生一爲秋冬
而萬物死此生殺之時也草木之生也蘖萌於子

紐牙於丑畢成于戌該闕于亥此生死之時也石
解散曰泐至堅者石疑若不能泐矣然而盛暑之
氣爍石流金則堅或至于解散至柔者水疑若不
能凝矣然而隆冬寒沍則堅凝而爲冰旣堅矣疑
若不能釋矣旣而暖氣融和則復消釋而爲水凡
此皆天時使之然也唯天之時寒暑之不常物之
寓形乎天地之間亦不常如此則夫工之制器可
不因乎寒暑陰陽哉故工雖巧矣時也地也材也
苟一不能備則巧無所施故記者所以貴乎合四
者以爲良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
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

鄭鏗曰天時地氣材美工巧四者不可失一也上
文旣辨地氣材美天時之事于是繼之以百工之
事焉 顏氏曰色則設之而已設之則彰施焉

攻木之工輪輿弓盧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桌段
桃攻皮之工函鮑鞞韋裘設色之工畫績鍾筐桴刮
摩之工玉椰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旃

鄭鏗曰攻木之工七輪人爲輪輿人爲車弓人爲
六弓盧人爲弋秘之等匠人爲城郭宮室溝洫之

等車人爲車梓人爲飲器射侯之等陳祥道曰七
者外有斲人焉其實則八先儒云攻木之工遺斲
人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

鄭鏐曰陶陶土以爲器也有虞氏所以上陶者去
古未遠世質民淳故貴夫瓦器之質也記曰秦有
虞氏之尊也則其尙陶可知矣匠匠人營宮室爲
溝洫者夏后氏所以上匠者荒度土功卒有天下
故貴乎平土之居語曰禹卑宮室而盡力溝洫則
其尙匠者可知矣梓梓人也攻木以爲筍簴爲飲

器者商人所以尙梓者變虞夏之土器而用木漸
革其質而趣於禮樂之文者也周人所以尙輿者
禮樂至是大備用乘車所以嚴貴賤之分也輿車
也 陳祥道曰上之爲言尙也所尙在此故上之
也匠也梓也輿也自虞至周皆兼有之時于百工
之中各有所尙焉爾各有所尙非異好也時焉而
已自虞至周其猶天地之運歟虞之時譬猶冬也
庶事以質故尙陶夏之時譬則春也視有虞則微
有興作故尙匠殷之時譬則夏也視夏后氏則禮
法爲加文故尙梓周之時譬則夏秋之交也亦與

白謂之章而文備成之時也故尙輿先儒謂禹治水民降丘宅土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匠其理固然要之聖人所以昭世之尊上特其應世之迹不得不然非以已所常從事者而爲之好尙也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鄭鏐曰欲言作車之工故言周人之車爲上欲言周人尙輿之由故言虞夏殷周四代之王所尙各異唯周之所上者輿也故言作車之工爲多焉

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旣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于

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尋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謂之
四等車戟常崇于及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
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

朱氏曰軫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
錢氏曰輿下曰軫或曰收詩小戎伐收 應龍曰
禮記注戈鈞矛戟而橫安刃但頭向上爲鈞又云
戈兩戈兩刃 陳祥道曰崇者聚而高也戈秘六
尺有六寸直而建之則崇于軫不止四尺而已惟
旣建而迤焉則有折除之法存而特取崇于四尺
之數 陳祥道曰酋矛蓋以別于夷矛之名酋矛

常有四尺夷矛二尋則酋矛視夷矛爲短 鄭圖

解曰及主擊戈戟主刺戟三刃又曰車有六等之數并軫數也夷矛不與焉六建並夷矛數也軫不與焉軫戈人及車戟酋矛此車六等之數并軫數 戟酋矛夷矛人此謂六建

車謂之六等之數

鄭鍔曰上言車有六等之數蓋舉其凡也下云車謂之六等之數厯叙六等于上而終言之謂六等之數如此也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于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

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

鄭鍔曰車之所以運轉不窮致遠不泥者以有輪也輪運乎車下載于地上苟不能運雖有蓋軫特虛器爾則輪者車之本也既有所本則察車者可不知其所本耶故曰察車之道必自載于地者始也是故知察車之道必先察乎輪誠以輪者車所資以運行故也漢志曰古之聖人觀轉蓬始知爲輪輪行可載因物智生復爲之與輿輪相乘周流罔極則車之作以輪爲先可知矣察車而不先于輪

是不知察之之道也故又曰是故察車自輪始
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于馬終古登陲也
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
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鄭鍔曰巾車掌王之五路校人掌王馬國之六馬
馬所以駕路也馬有高下故車輪亦有高下馬之
高者其輪高馬之下者其輪卑兵車駕戎馬田車
駕田馬乘車則或駕種馬或駕道馬其與戎馬皆
國馬之高八尺者也故輪六尺六寸田馬馬之高
七尺者也故輪六尺三寸又曰兵車所以卽戎田

車所以講武而乘車者王於無事之事所乘者也
王者之于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使戎事之不戒武備之不修雖有乘車烏得而
自樂耶故記考工者必先兵車田車而乘車處其
後者使有天下之君知所先後也

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轆焉
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

鄭圖解曰大穿曰賢小穿曰軹字書云車輪之穿
爲道 鄭鑄曰今世之所謂軸頭也 應龍曰車
軸之端貫轂者名爲軹轂末之小穿容軹者名爲

軹 歐陽氏曰軹云者蓋軸之所貫而輹孔之向外者也 錢氏曰在軹之上曰輹曰伏兔曰車履 鄭鑄曰輪崇六尺六寸則軹崇三尺有三寸矣 田車輪六尺三寸則軹崇三尺一寸半矣軹去地三尺有三寸上有伏兔尾後上載車軫始有車輿 軸三尺三寸伏兔及軫共七寸則四尺矣車輿去地四尺而人長八尺則登下爲便爲車必欲軫去地四尺者正以人之長短登降爲節爾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

林氏曰和者有異而無乖則三材雖異合而用之

使各相得而無乖戾 鄭鏞曰材既美矣又有待

乎工之巧然後因材以致用故繼之曰三材既具

巧者和之三材以爲輪必爲之孔入轂入牙皆使

得所是之爲和非巧者則不能焉百工之制器惟

輪人爲輪弓人爲弓皆曰巧者和之蓋輪合三材

而爲之弓合六材以爲之惟材之合者多故貴乎

工巧始能調和使不乖戾也且和五聲以爲樂必

精于樂如師曠者然後能和其聲合五味以爲食

必精于食如易牙者然後能和其味而況合三材

以爲輪合六材以爲弓而不有待于巧者以和之

歟

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

林氏曰輻外入乎牙內入乎轂以正直爲體故爲

直指

鄭鏐曰周圍轂輻者謂之牙牙輪輮也

林氏

曰輮木爲牙

夫惟利故能轉惟直故能指惟固故能抱

輪做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謂之職者轂輻牙各有職任利轉者轂之任直指者輻之任固抱者牙之任三者各當其任至于輪久而做自相支持雖盡不動是不失職也

周官集傳卷十三
望而眡其輪欲其悞爾而下池也進而眡之欲其微
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

顏氏曰望而眡之者遠而眡之也 林氏曰悞如
巾之冪物謂其牙足以包輻轂而均致也下池謂
輪勢下親于土而無所礙也 顏氏曰進而眡之
近而眡之也 林氏曰進而眡謂車行而眡之

鄭鏐曰當其車之止時遠而眡其輪欲其悞爾均
致而傍倚當其車之行時近而眡其輪欲其致地
者微蓋輪已圜故能轉運而不滯也 林氏曰凡
此皆謂器之已成而視其所作之善否然則所謂

取者取其器之善非主方作之時而爲言也

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眠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眠之欲其擣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

林氏曰輻之肉不可失之大亦不可失之小其肉與轂牙相稱也 歐陽氏曰肉稱陸氏無音肉當

作柔又反按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肉實處也好空處也輔氏曰肉好猶俗言美滿也

眠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齟則輪雖敝不

鄭司農曰綆謂輪筭

必計反

也

愚曰筭甌蔽也所以蔽甌底

鄭鍔

曰六尺有六寸之輪綆三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蓋凡造輪皆向外筭向外筭則車不掉 歐陽氏

曰輪之入牙者稍出向外邊三分寸之二也輪雖

其形如筭然瓜之入牙者其鑿孔必正直而不隨

之以邪曲也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積理而堅陰也者

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做

不蔽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是故六分其輪崇

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椀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之轂長

鄭鍔曰兵車乘車之輪皆崇六尺有六寸用其崇之數而六分之取其一分以爲牙之圍則牙圍一尺一寸矣 歐陽氏曰牙圍一尺一寸其形蓋不規圓也其制若橢然鄭氏以爲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可見一尺一寸除一寸二分寸之二餘九寸三分寸之一內外而各得四寸六分有奇除踐地者厚一寸三分寸之二不漆外內而不漆者猶各一寸通計三寸三分寸之二內外而各有漆者猶各

得三寸三分寸之二矣

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泐捐其藪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

鄭氏圖曰轂之材中以虛受軹故大穿爲賢小穿爲軹 歐陽氏曰轂長三尺二寸取其長而五分之二每分則六寸四分依鄭注云去二以爲賢則得尺九寸二分圍三徑一賢徑六寸四分去三以爲軹得尺二寸八分徑四寸二分四釐轂之中賢爲大加以金厚一寸兩畔計二寸由徑四寸五分之二藪次之徑三寸九分寸之五軹爲小加以金厚

一寸兩畔計二寸由徑二寸二分四釐制轂之法
大穿向內小穿向外

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疇必負幹
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

鄭氏曰容者治轂爲之形容也 鄭鍔曰轂以運

輪不直則輪不可行故治轂而爲之形容必欲其

直篆轂約也

畫革約轂詩約軹錯衡孔氏疏約謂以皮纏束之

鄭鍔曰轂

必有約不篆則約無飾也故陳之以篆然篆不正

則車無辨故飾五采爲篆以飾其約必欲其正中

車亦服車五等而曰卿乘夏篆則篆以爲辨可知

矣 顏氏曰施膠所以爲附麗之故也故欲其厚
施筋以爲纏束之故也故欲其數膠厚則不離筋
厚則不敝 歐陽氏曰所謂篆竊意卽陳之于幃
也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

鄭鏐曰輻之廣三寸半轂長三尺二寸令輻居二
寸半其餘有二尺八寸半然其置之地不可不審
是故又以其餘二尺八寸半而三分之輻之外二
分則一尺九寸輻之內一分則九寸半于其中而
置輻焉 鄭氏圖曰轂外以實受輻故二分在外

一分在內

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

陳氏曰量轂之鑿入以爲輻廣則深廣均矣

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抗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

林氏曰輻廣而鑿淺其蓄不深是以易搖抗而不固 鄭鏐曰鑿以容輻輻之廣必欲與鑿深相稱使無有餘不足則善是故鑿孔深三寸半則輻廣亦欲三寸半兩者相當卽無危摯 顏氏曰鑿雖不可淺亦不可深也輻雖不可廣亦不可小也鑿

深則固有餘而輻小則強不足 林氏曰鑿深而輻小則其幹弱是以其蓄雖固而不強也

故竝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

鄭鏐曰竝度其輻之廣以爲之弱短長小大力足相稱則以是而載夫至重之物物雖至多任雖至重轂亦不折焉以其無有餘不足故也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

鄭鏐曰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者除其入轂之處取其餘之長者三分之削小其一分以向牙也

惟向牙之處削而小則以之行塗泥中泥弗能附
著之也何則向塗處小則其勢下也故雖泥深亦
弗之濂也

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縶而固不
得則有縶必足見也

林氏曰直以指牙則無曲故鑿柄相應 歐陽氏
曰縶若今匠人用木漸爾

六尺有六寸之輪纒三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鄭鍔曰六尺有六寸之輪謂兵車乘車也

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侷杼以行澤則是乃

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做不甃於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

鄭氏曰杼謂削薄其踐地也侔上下等 林氏曰輪有山行澤行之異當順其所宜行澤則其地濕故薄其踐地而杼之行山則其地剛而多石故等其上下而侔之

是故規之以眡其圓也萬之以眡其匡也

歐陽氏曰匡似聲隍不平正之意前一段察其菑蚤不齟則輪雖做不匡之意可見

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

鄭錡曰繩所以見其輻之直矣未知其厚薄之等否也又浮之水上以觀之苟兩輪入水平沈皆均則知斲材等矣上云平沈必均蓋言揉輻時試之於水欲其均也此則輪已成又置之於水亦欲其平沈之均歐陽氏曰車轂之空中向內爲大穿當受軸處爲藪向外爲小穿今言量其藪以黍統言一轂空中容受之實也容受之多少同則壺中之大小同矣

周官集傳卷十三
三
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歐陽氏曰言規之以至權之而無不合也蓋有自然于律度之意矣工之制器若是不謂之國工何哉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程圍倍之六寸信其程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

鄭鍔曰蓋斗四面鑿孔以納蓋弓最處蓋之上者也名之曰部言其穹窿而高處乎上部以總衆弓如部伍然也伸六寸之程圍以爲此部之廣程圍六寸則部之徑亦六矣取其在下之圍以爲在上

之徑故以伸言之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

鄭鍔曰此欲言蓋之分寸故先言枚以起數也

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鄭鍔曰弓之內端削之使狹繩廣一分也 鄭氏

圖曰自部外以觀弓鑿之廣故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自部內以觀弓鑿之深故鑿枚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

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雷遠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竑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鄭鍔曰揉與揉牙輻之揉同揉而曲之謂之揉輻之近轂者謂之股弓之近部者亦謂之股以其大也與輻之牙者謂之蚤弓之宇曲者亦謂之蚤以其小也于寸六分之數而去其一分以爲蚤圍則弓之蚤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又曰前去部尊一

枚言部之高爾若夫弓之入部三分其長以其一分爲高 歐陽氏曰上云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則弓長六尺所揉者近部二尺也不揉者下字曲四尺也自字曲之蚤曲折而計之則近部之處其高于字曲之蚤二尺固有餘矣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

注疏輿作車疏本是車輿居中以載者也詩話曰
輶軸以上加板以載物謂之輿輪處下以運者也
漢輿服志曰上古聖人觀轉蓬始爲輪輪行可載
因物生智復爲之輿衡在前以扼馬者也釋文車

扼曰衡輪之崇車之廣衡之長皆六尺有六寸故
曰參如一謂之參稱 鄭鍔曰此殆指兵車乘車
而言也輪則計其崇輿則計其廣衡則計其長各
因其所主言之也參者要如一乃謂之稱車廣卽
謂輿之廣也

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
揉其式

朱氏曰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 鄭氏
曰式必曲爲之所揉其式也

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輪崇

鄭氏曰二木相附上出於式 應龍曰轡按說文
車旁也 錢氏曰高出于輿之兩旁曰轡鄭氏前
注謂及戈戟矛皆插車轡賈氏以爲斜置于軾之
上下歐陽氏又謂轡之爲制恐有四柱上有橫木
其下又有木縱橫貫之以爲車欄也 呂和叔曰
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寸前一後二橫一木
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
謂之轡去車床五尺五寸古人立乘平常則憑轡
若應爲敬則落手憑式而頭得俯

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爲式圍

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
鄭鍔曰軹圍一尺一寸三分而去其一以爲式圍
則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也以式圍七寸三分寸
之一而三分之取二以爲較圍則四寸九分之八
也軹有二較末謂之軹輪人所謂去二以爲賢去
三以爲軹是也車較之下其植之直者與植之橫
者縱橫相貫亦謂之軹卽此所謂軹也歐陽氏曰
竊意此木與較相附其制與較同皆四寸九分之
八也豈較在前軹在側二木之名可以相通其實
所謂軹必在兩旁軹木之下縱橫若今扇眼然歟

參分軹圍去一以爲鞞圍

鄭鍔曰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參分而取其
二以爲鞞圍則鞞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

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
焉繼者如附焉

鄭鍔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與人治木有當圓者有
當方者圓者必欲其中規方者必欲其中矩則爲
方圓之極矣夫木之立者無以知其直之果否惟
縣繩以驗之則知其直木之衡者無以知其橫之
果否惟置水以驗之則知其橫立者必欲其中縣

居官集傳卷十三
三
衡者必欲其中水則直與橫審矣

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
弇飾車欲侈

鄭鍔曰居處也木有小大以類相從則強弱敵剛
柔均無有餘不足之患故大小不可并若以大并
小則小者力不勝大者之倚必摧而折如其未摧
使馬引之則小者先絕矣何則木之強弱適稱則
力任相等如一強一弱則馬所引弱者先絕而強
者無恙固其理也惟其然故處之之法當得其所
焉

輶人爲輶輶有三度軸有三理

本疏云衡軛也輶轅也轅從軛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向下勾之衡則橫居輶下如屋之梁故謂之梁輶 鄭鍔曰制作必欲中法所以有三度也三度者國馬田馬駑馬之輶不同其度數有三也 歐陽謙之曰舡輶人而與軸並言何也軸之在車其象其用主乎利轉與輶蓋同也故附于輶人

國馬之輶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輶深四尺駑馬之輶深三尺有三寸

鄭鏐曰高六尺者名駑馬駕後車者也

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嫩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軌前十尺而策半之

鄭鏐曰車雖有大小至于爲軸之理則一而已

又曰自軌前凡十尺策以策馬則半其數長五尺轅十尺而策五尺取足以及馬不長不短也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輓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于度謂之無任

此言凡者與下經爲目云持任之材 鄭鏐曰任

各因其所宜而任之使力足以勝其任而已凡任

木有任其正者有任其衡者所處不同用力亦異
故其材之所宜貴各得其當也

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軻之長以其
一爲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
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凡揉軻欲其孫而無弧深

歐陽氏曰案鄭圖解軸車下轆在軸上轆卽伏兔
也兩伏兔居兩頭軻在中央所謂當兔之圍卽軻
也然軻與二伏兔並居軸上而爲三則其大小當
無異矣

今夫大車之轅擊其登又難旣克其登其覆車也必

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
攀之任及其登陲不伏其轅必繚其牛此無故唯轅
直且無橈也

朱氏曰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 應

龍案詩六月云戎車既安如輕如軒注擊輕也

鄭鏐曰節其軒則其勢不至于高而上于節其攀
則其勢不至於輕而下至

故登陲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陲也不援其
耶必繚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

林氏曰援引也言引而傷車之耶 歐陽氏曰按

四圭有邸鄭注邸本也車邸意者指輪而言也援其邸其指輪之踐地者而言乎

是故輶欲順典輶深則折淺則負輶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

鄭氏曰揉之太深則傷其力馬倚之則折也揉之淺則馬善負之 鄭鍔曰揉之深則太曲而傷其力力傷則易折揉之淺則微曲而其勢直于馬背故馬常若負之然非所以爲善故曰深則折淺則負注謂輶之揉者形如注星準謂輶之在輿下者平如準 鄭鍔曰形如注星謂自上而下其勢急

也惟其勢如注則車必利而無凝滯其平如準則車必平而無傾側利而速平而準則其傲也亦難此車所以能久不失之深不失之淺可否相濟通之謂和則乘之者無動搖之患如之何而不安哉
輶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

鄭鏐曰上文云凡揉輶欲其孫而無弧深此欲弧而無折者蓋輶之勢揉之大曲如弧則必折不曲則能覆車故欲其弧但欲其弧而無必折之理耳
上文欲其孫此又欲其經而無絕者孫卽經耳順其文理謂之孫理而直之謂之經揉輶者惟恐不

能順其理爾不順理則斷絕而不相屬矣故欲經而無斷絕之病蓋韉爲一車安危所繫故旣言之又再言之欲其順典欲其弧而無折經而無絕一篇之中屢致意焉見爲韉之難也

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

陳氏曰韉所以駕馬韉旣善矣則馬受服而不能自己非人欲止之則有前而無却故曰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 鄭錫曰上云和則安故言其安之利馬之行也以進爲主人之御也有進有退馬惟欲進其行有進而取道之勢故若與馬謀焉人

或欲退轉有順而可擊之勢故若與人謀焉謀謂
與人馬之意不期而合猶有相謀然也

終日馳騁左不槌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
不做此唯轉之和也

陳氏曰陪乘者爲右則尊者在左可知矣 鄭鑿

曰車有兩驂兩服詩云兩服齊首言其不前後也
兩驂如舞言其不拘闕也轅若不和則馬必拘闕
而相契契倚而相合之義也轅若不和則馬必前
後而相需需遲而相待之義也唯轉之和則雖千
里馬無契需之患故曰馬不契需又曰衣之下裳

謂之衽故禮記云扱衽不入公門又云深衣續衽
皆謂裳之下也御者常苦於裳之易敝以其近下
而摩于車也唯軻之和則無動搖之勞故終歲御
而衽亦不敝

勸登馬力馬力旣竭軻猶能一取焉

鄭鍔曰登進也軻之善也馬不契需愈遠而不知
其遠矣能勸馬使進而用力焉馬力已竭軻猶有
進而取道之勢

良軻環澗自伏兔不至軼七寸軼中有澗謂之國軻
鄭鍔曰澗漆文理也歐陽氏曰澗漆之文理也韞

人爲臯陶曰良鼓環如積環弓人爲弓曰角環澗
皆謂漆之文理自然如環車之隧四尺四寸軸居
其中而伏兔正居軸上則軸之前後軸之長皆二
尺二寸 鄭鍔曰斲不善而動搖則漆消磨而不
見矣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
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陳氏曰日之運行也一歲一周天合輪輻三十宜
以象日而日以象日月者蓋取其合宿之數也有
經星有緯星所謂二十有八宿蓋經星無變者經

星分布乎天而周天之度有常分而不可變易故
蓋弓以象之

龍旂九旒以象大火也

鄭鍔曰蓋弓之所象者象星之數也旂之所象者
象星之體也又曰晉志云心三星爾雅曰大火謂
之大辰註云大火心也 東齋書傳曰角亢氏房
心尾箕東方之宿也房星爲大火 歐陽氏曰東
方爲龍故東方宿以蒼龍名之曲禮左青龍之義
亦如此然以星圖考之大火蒼龍宿之心而九星
乃蒼龍宿之尾于十二次爲析木今龍旂九旒取

象於九象乃今不言象析木象尾而言象大火何也蓋其有身有旂旂者今之所謂旂脚也今日以象大火蓋主旂之身而言以旂之身而下有旂以象龍之心而下有尾也

鳥旗七旂以象鶉火也

鶉火南方朱鳥之宿也南方七宿以鶉名之星張星有七星旗之七旂取七星爲象也

熊旗六旂以象伐也

鄭鍔曰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之宿也西方之熊旗以象白虎宿之形晉天文志曰參十星一曰參

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布一曰鈇鉞參白獸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 歐陽氏曰按星圖西方參共十星四角四星中橫列三星所謂參也又中星直下有三星所謂伐也然則六旂之所象合伐與參六星而言之也鄭氏所謂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是也

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

晉天文志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曰元宮二曰

清廟離宮六星天子之別宮東壁二星主文章天
下圖書之府詩定之方中註曰定昏而正中謂小
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 應龍曰按星圖營
室東壁皆二星而營室之東又二星曰東壁與營
室二星合八星則其旁六小星晉志所謂離宮六
星是也然則四旂之所取象但取室二大星與壁
二星爲四星而言爾 鄭鏗曰斗牛女虛危室壁
北方之宿也建龜蛇以象之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旗之正幅爲繆旂則屬焉故曰弧旌也

周官集傳卷十三終